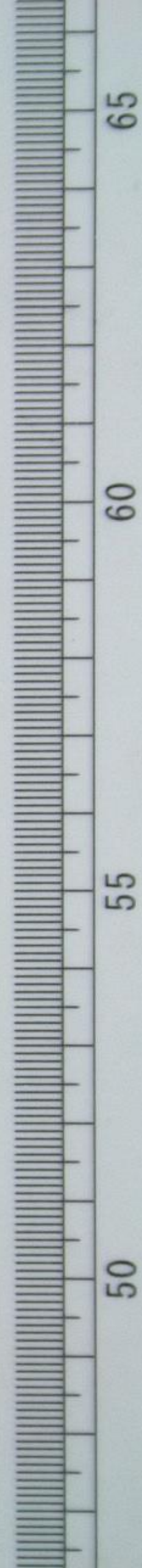


湘雲瓊語 上

七

↑ 13  
907  
15





門 413  
號 967  
卷 15

湘雲贊語

南海祇園先生傳

先生諱瑜字伯玉。一名貢字履昌。初名正卿。一字斌。又  
一字汝珉。号南海蓬萊鐵冠道人箕踞散人。題其所居  
曰湘雲。其丙方一亭名觀雷。其系出于源姓。中世以祇  
園為氏。紀伊人。仕于紀侯。家本業醫。先生天資雋逸。文  
藻不凡。兼工書畫。幼隨父在江都。年十四。初謁順庵木  
下翁。時元錄己巳八月廿二日也。順庵論以學在精勤。  
先生退以勤名齋。且作記以為紳。一日先生與白石南  
山霞沼篁洲諸子。同會雨芳洲之寓居。共賦邊馬有歸

花房仙文郎氏寄贈

甘雨齋書

傳

一



心詩。先生即席賦七言律體一篇。一座皆愕然。白石大  
奇之曰。此詩雄渾悲壯。足以上後來可任斯文也。明年  
會飲某宅。或曰。鸞飛魚躍活潑潑。令坐客為對。先生時  
在席末。應聲曰。光風霽月常惺惺。眾驚其穎敏。皆自以  
為不及。年十七。會春分日。自試其藝。午時至子初。賦得  
五言律詩一百篇。大為時所稱。或以為疑焉。是歲秋分。  
置酒宴會。午漏初下。進請諸客各命諸題。對坐談笑。信  
筆既賦六十餘篇。天昏燭至。揖客而笑曰。今日諸君所  
命。間有與前作篇題同者。鄙心竊恐語意相似。故苦澁

至此。詩腸且枯矣。亟呼酒沃之。夜未半。竟成百篇。才思  
若沸。俊語疊出。通計前後所作。凡二百篇。無一句雷同  
者。眾皆嗟賞。頌庵亦驚異以為神。於是先生之名聞于  
天下。人稱為今之賈生矣。一日麗澤書院頌庵書堂之名之會。  
探韻得用字。賦擣衣詩。誰家少婦驚秋夢。玉杵夜寒擣  
練用。夜夜鳳城月色高。朝朝燕山雪花重。芳洲在坐賞  
歎曰。用字韻險。今用得妙。但恐本於杜詩彈箏用之句。  
似有痕跡。此詩既成。眾評以為四句中。說題纔一句。其  
餘三句。不與擣衣相關。可惜也。先生謂其所不顯言擣



衣。卽是得題意者。先生一生說詩主影寫。創於此詩云。偶然有詩曰。千里依劍去。十年抱玉歸。若逢知己問。山東一布衣。詩成後不知何所言。而自以爲慷慨之氣。可。以頡頏盛唐。後八年。坐事黜遷山東。僚友葛山生置酒。餞別。酒酣請詩留別。先生臨紙。偶憶此詩。遂書以別。主人異其太早。先生曰。舊作耳。主人撫掌曰。是殆爲今日設矣。相顧以爲詩識。先生在山東之日。東都相傳。南海物故。室滄浪聞之。赴白石。白石驚歎。數日後知其妄傳。大喜。馳書謂東坡在黃。亦有此事。范蜀公聞而驚云云。

其哭白石詩。尺書曾報我歸泉。道路之言誰誤傳。犬馬豈思仍保齒。龍蛇不料已占年。人間苦樂未能謝。地下文章今幾篇。他日青城山下遇。看君早已騎羊仙。蓋言之也。正德辛卯。召還。會見朝鮮聘使于江都。增秩復儒職。先生與松浦禎卿同齡。禎卿有詩才。衆稱木門二妙。後來先生聲價益重。與白石蛻岩相伯仲。遂呼曰三大家。享保丙申。賀白石六十詩云。白石先生天上仙。身騎麒麟下九天。三十六帝留不得。天風吹衣颯翩翩。夕憇扶桑倚東壁。夜煉白石餐紫烟。徃徃吐出天上語。人間



聽者耳茫然。硯池傾瀉天河水。織女雲錦鋪作紙。紙上  
 須臾萬言成。華嶽突兀海濤起。鬼愁神嘖造化拙。戲奪  
 霞胎鑿雲髓。清如秋娥泣湘竹。竒如韓信破鉅鹿。我昔  
 驂彼雙白螭。攀登仰掣紫雲霓。夜扣帝閣聞無人。公一  
 相見手扶持。文章於公誠餘事。願為蒼生肉瘡痍。金門  
 朝鳴珠勒馬。封事夜奏治安策。韓之使者執玉帛。血面  
 爭禮頑如石。公歷西階摳衣升。軒軒如霞舉屋額。腰帶  
 紫陽太守印。眼如紫電髯如戟。按劍叱叱殿柱震。使者  
 膽竦喪其魄。擊劍歌成血吹霧。辛卯歲韓使朝饗之日。客謂公曰。嘗聞貴國多

長於擊劍之技者。今可得幸一觀。公曰。觀之不可遽辯。吾今為客說其涯畧。席上作擊劍歌一篇以示。篇中有  
 血吹霧字。機鋒觸處皆辟易。禮成樂奏賓主歡。王家寶典與  
 日赫。目弄蘭生似兒孫。魯連毛遂皆僕役。千古功業與  
 文章。何人如公兩相將。但恐心事為國苦。秋來鏡裏幾  
 莖霜。萬戶之封天空吝。為霜為雨久瞻望。一別東南參  
 商隔。楚山四見青楓黃。關河有雁音信少。江海無路夢  
 魂長。何時綈袍一相報。桑下之粲不可忘。此篇達于東  
 都。白石書答曰。今年生日開宴。兩伯陽室師禮諸公咸  
 集。贈篇成堆。木菊潭序尤典實。土元成五十韻。出於衆



作師禮。至覽此篇。拊掌歎賞曰。南海此篇。非特今日之壓卷。至文章於公誠餘事。願爲蒼生肉瘡。朋友切嗟之意。藹然可掬。恐太白未可至也。予於今日。肉之一字。何如擔得云云。當是時。物茂卿之徒出。而海內宗明詩。摸擬釘。靡然成風。先生晚年心深厭之。嘗戲作文名曰詩盜判。其畧云。有客遊冥府。拿一人至。青衿烏帽。似一秀才。王問何囚。丞對曰。某縣學生某。平生好剽竊他人詩句。修文郎卜高等發其事。送臺法究。王怒曰。窮措大。真鈍賊。何處鼎鑊。能堪烹汝。乃操觚作判云。全章負去。夜半有力。斷句剽竊。月攘一鷄。潛踰曹劉之垣。擅鑿李杜之壘。驢上吟客。卽是梁上君子。社中騷人。不異月中仙娥。綠楊遂成綠林。紅桃變作紅巾。其言雖涉諧謔。其諷時病甚切。年七十五而沒。時寶曆元年也。著有南海文集。詩學逢原。詩訣。明詩俚評。子尚濂。字師援。亦善詩。頗有父之風云。

論曰。先生之初作詞。采富麗。婉然如芙蓉出水。晚年漸刷鉛華。而神氣融和。比之初作。若出二手。夫詩者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爲志。發言爲詩。自其幼時以勤書紳。精學



之功。與年偕進。所謂賈生之名不虛也。觀其所贈白石。則先生之志可知矣。而賈生之才。獨著見於詩。不亦惜乎。

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

湘雲瓚語序

五代有馬瓚爲府幕。其人魯戆。有聞見。他人已厭熟。而已甫爲新奇道之。故事之陳腐者。謂之瓚。見劉貢父詩話。予讀書逢事之奇者。有味者。可法者。恐一時遺忘。遂錄以藏之。如有人觀者。必咲予爲馬瓚。因名曰瓚語。

南海 元瑜識



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.

湘雲瓚語卷之上

紀伊

祇園瑜伯玉著

男尚濂師援輯

吳融浙東筵上有寄詩。襄王席上一神仙。眼色相當語不傳。見了又休真似夢。坐來雖近遠於天。隴禽有意猶能說。江月無心也自圓。更被東風助惆悵。落花時節蝶翩翩。是情詩也。亦所謂無題之屬。然不見脂粉鉛華之氣。不施珠玉悵悵之字。三四以虛字說意。五六假借述情。比之西崑。高已一等。結語不說出正意。



而正意却分明。讀之足以一洗肥笨臃腫之習。惟恐其流亦專于淒清幽獨。終陷白沙柳浪鍾譚之窩窟耳。因論觀古詩。猶醫處方。詩格卑者。須觀岑李詩。語俗者。須讀李白孟浩然。病於寒瘦者。須觀王維昌齡。病於釘短者。須觀高適張謂。予錄吳詩。姑以療崑體之癩祭耳。傷於吳詩者。亦應以崑體療之。病去藥除。何常之有。若隨己嗜好。顛門樹幟。欲使宇宙必歸于自家魔。亦小人之硜耳。

宋劉蒙范成大俱有菊譜。其序數百言論菊之香色口味。娓娓不已。其最可咲者。醫國惠民。與先色香而後態度。至以君子小人立論。與夫議禮樂刑政者。無以異也。蓋藝樹賞花。元是娛耳目之一事而已。若以君子小人論之。則不如無玩焉矣。宋人之迂。大抵如此。且其文敷衍冗長。非序小小花譜之體。宋人之文。所以爲陋也。

凡朝廷有朝廷之禮。政事有政事之體。軍旅有軍旅之氣。遊宴有遊宴之興。婦女有婦女之事。規戒有規戒之言。萬事莫不然。賞花卉觀會魚。亦是高人之雅事。



而非規戒教誨之時。若古人於器械事物。寓其警戒者。平常之謹耳。今坐歌舞遊宴之筵。一人說禮談德。四座必失歡。俗人花卉之詩。好爲君子小人之論。亦此類耳。可憎甚矣。

大醇小疵。此語可以恕人。而不可以自容也。君子至其大醇亦大矣。小疵豈可時而無也。是未足以爲病也。我未至大醇。遽以小疵爲不可拘而容之。則醇未成。而疵遂不愈。學者宜擇之。

續明道雜志載陳州王江有道之士。人問房中之方。強兵戰勝之術如何。江曰。百戰百勝。不如不戰。按此語。千古房中妙術。非特房中之妙術。亦是處世之名言也。

元祐中。東坡知貢舉。簡李方叔。緘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以寄。方叔適出。章子厚二子來觀。几上簡。喜而携去。旣而試場果出此題。二章摸做坡作。以爲方叔也。乃置之魁。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。乃二章兄弟也。方叔終不成名。趙潛曰。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。真盛德事。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。反使二章得竊之。



以發身。瑜謂不然。主司之道公耳。雖方叔有才可憐。而今日之事君事也。憐才私事也。謂之盛德謬矣。恐其事併妄也。

呂氏春秋。范氏亡。有得其鐘者。欲負而走。則大鐘不可負。以椎毀之。恍然有音。恐人聞之而奪。急掩其耳。世之恐聞其過者。亦如此。

遂昌雜錄。宋大學生林景曦。宋亡之日。收葬高孝之骨。作詩十首以寓懷。其一首曰。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。辟歷一聲山石裂。云云。羊之年馬之月。用詩經莫之

春字法。

明銜績霏雪錄。唐人詩純。宋人詩駁。唐活宋滯。唐自在。宋費力。唐渾成。宋釘釘。唐縝密。宋漏逗。唐溫潤。宋枯燥。唐鏗鏘。宋散緩。唐詩如貴介公子。舉止風流。宋詩如三家邨。乍富人。盛服揖賓。辭容鄙俗。唐人詠物詩。於景意事情外。別有一種思致。不可言傳。必心領神會始得。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。宋人都曉不得。如東坡荔支。聖俞河豚。俗所謂偈子耳。

周瑜通音律。聽樂有誤。則指示第幾絃。果如其所言。唐



人用其事。詠箏云。爲得周郎顧。時時誤拂絃。可謂能以死爲活。至劉後邨清平樂詠妓詞云。貪與蕭郎眉語。不如舞錯伊州。用唐人詩意。轉用更活。所謂奪胎換骨。用故事如此。始免腐矣。

明安盤字公石論詩曰。論詩如品花木。牡丹芍藥。下逮苦棟刺桐。皆有天然一種風韻。今之學杜者。紙牡丹芍藥耳。此論詩至言。

吳寬詠牽牛花結句曰。便須作花菴。誰與迂叟謀。自註云。司馬溫公獨樂園有花菴。公曰。以牽牛瓜豆爲之。

按溫公第中扁額。皆自書。其書以指不以筆。其法屈第二指。染墨以書。又公嘗穿土室。又作花菴。觀斯數事。可謂好奇之甚者。豈知公之篤實醇樸。而作斯奇好。亦性癖也己。我恭靖先生。薔薇作門。自號薔薇洞。又栽牽牛。綢繆其檐。依溫公之意也。俗稱牽牛曰朝顏。鼓子花曰午顏。匏瓢花曰夕顏。先生嘗欲作三顏記。未果。余因賦三顏詩。以繼其志云。

程敏政題陸廉伯庶子所藏墨梅詩曰。宋人寫梅上染地。染出踈花得花意。寒枝點綴縱復橫。宛在江邨立。



烟際。元人寫梅缺作圈。千玉萬玉相聯拳。天機淺深各有態。三昧定屬何人傳云云。按墨梅有二種。一用墨暈。一用墨圈。墨暈花光道人創製。墨圈揚補之創之。今所謂涂地涂出花者。亦是一種。譜所謂淡墨籠花花自嬌者是也。予雖未見古人之跡。試爲之。墨暈籠花。涂出花形。嬋娟之態。亦勝於花光。嬌娟之情。已超於逃禪。惟骨力少減耳。因名之曰涂地法。以併墨暈墨圈爲墨梅三法。

詩文忌沿襲古人。已言之矣。試舉一二。如落花詩崔惠

李可疑

童今日殘花昨日開之句。及岑嘉州可惜落花君莫掃之一篇。出新奇感慨。千古絕唱。至後世。如于謙落花吟。予所抄董紀短歌行。山鳥日日喚提壺。勸君酒盡須更沽。千金五花不足惜。莫計囊中錢有無。人生百歲幾時好。大是愁多歡樂少。朝見開花暮落花。昨日朱顏今日老。爲君起舞爲君歌。當年不樂奈老何。此之類甚多。流麗淡率。非不可誦。惟其沿襲剽竊。使人一讀卽厭棄。不如不作也。予謂學詩與學書同。其始不沿襲古人。則何處得規矩。其規矩旣得。體製格



律已習熟矣。則信手拈來。頭頭皆圓。自成一家。別弄  
機杼。不識而然者也。故世之踏襲者。未脫逕蹊者也。  
夫超■豈有其弊哉。若責初學。使莫踏襲者。亦非也。  
許邦才寄元美詩云。鴻雁驚秋海上還。片雲孤月薊門  
關。無端昨夜西窓夢。不道千山與萬山。此犯岑參詩。  
剽竊尤甚。又書畫禪載。成都僧智永。嘗作瀟湘夜雨  
圖。邵西山題之云。嘗擬扁舟湘水西。蓬窓剪燭數歸  
期。偶因高士揮毫處。卻憶當年夜雨時。西山既咏詩。  
問永云。前輩曾有此詩否。永因誦義山寄北篇。西山  
矍然亟改曰。曾擬扁舟湘水夜。雨窓聽雨數歸期。歸  
來偶對高人畫。卻憶當年夜雨時。二篇一律。依然義  
山之優孟。不知西山何苦換數字也。凡事學古人。學  
其神者。上也。學氣象。學趣興。其次也。學格律體裁。亦  
其次也。學字句者。非學也。剽竊耳。邦才詩。併字句與  
主意而取之。甚鄙矣。西山詩。原學義山體裁者。而夜  
雨歸期之字。不能變之。竟入鈍賊。學者欲取古人之  
文字。宜變其體製。欲取其體製者。宜換其文字。不然  
不能免雷同之弊也。



王懌秋夕有懷七言律。五六一聯云。燈近暗窻星有焰。扇歸秋筍月無光。我邦七百季以前。縉紳詩句皆此格調。鄙俗甚矣。明人以格律相高。亦偶作之何也。昔日予與諸子遊長樂亭。賦一絕云。綠樹陰濃小院涼。不須避暑屢移床。爛柯日月須臾事。何若林間午景長。後閱列朝集。張以寧爛柯山詩。人說仙家日月遲。仙家日月轉堪悲。誰將百歲人間事。只換山中一局碁。古人既有與予同見解者。張又詠木槿云。朝暮看開落。一咲小窻中。別種蟠桃子。千年一度紅。可謂有

見識矣。

霏雪錄論唐宋詩。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。高下疾徐皆合律呂。吟而繹之。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。宋人詩。譬則邶鼓島笛。雜亂無倫。視所獲多少。為賢不肖而愛憎焉。右遼陽海神傳記。徽俗。商者一歲還家。宗黨云云。此句不數字能盡。故記。徐偃王問群臣於謀。群臣皆曰。王其過仁。故民皆懦。何不峻刑而嚴法也。民庶有立也。王曰。我聞君子不懼刑。群臣曰。王過儉而奢。故民今不進而戰。王何



不發府庫。散金錢。廣褒賞也。民庶其進乎。王曰。君子不貪賞賜。是以君子待人也。以君子待人。似乎仁焉。民不爲戰而國亡矣。未如以小人待人之能得民心也。刑賞以小人待人者也。然刑賞而民可用。故能得民心也。

君子之道。仁義耳矣。君子固能守仁義。朝聞夕死。何憾焉。故君子不語養生矣。今務養生。小人惜死護身之所由而起也。此論一起。黃老岐農之言。導引金丹之方。皆可廢也。此論固可謂正論也。然人者活物也。

一生乎天地之際。長乎陰陽之化。日作夕休。飲水食火。一日無食則斃。故無身體則可矣。苟有身體。便不能無養焉。故朝聞夕死。心志之論也。養生修方者。身體之論也。心志之與身體。雖本一而不可判。至其養。則不能無異術也。孟子養氣之論。養彼而長之。固可謂奇論矣。今觀艸木之生。其枝幹果實之肥瘦。與性味功能之厚薄。未必不係其養也。余嘗從友人得一李樹。移植之屋西大樹修竹之下。歷三四歲。枝葉根幹。比移時之大。不增分寸矣。遂棄之不顧。及今二十



有八年。枝葉根幹。依舊不增寸矣。又未着一花也。庚申之夏。與客食李。因投其核。屋東閑地。明年芽矣。予悅而封植。加之以肥壤。灌之以膏腴。及根株大如人手。高丈餘。花蕊爛熳。堆乎雪矣。同一李也。一及三紀。尚憔悴。一不盈五歲。英華照人。果實性味。亦自殊矣。因而記之。附于養生之說云。癸亥夏記。

予年十六七。遊學木先生之門。時諸彥濟濟矣。石梁越仲。通名達。戲做月旦云。木門諸子。登堂入室。藹然可觀。詩白石。文芳洲。瑜之能書。佐之劇談。篁洲善戲。謔

而不爲虐。南山好飲酒。而不至醉。森子閉戶常晝眠。石子登樓動參禪。達也不患衣之敝。患德之敝耳。又他日燕會。各刻燭賦詩。筆墨淋漓。錦繡照座。南山唱云。白石題詩白雪霏。白石卽和曰。南山奏曲南風競。當時風流雅趣。藹然可掬矣。今屈指已五十年矣。醉態吟容。宛在目矣。而覓諸君。無一人在。獨芳洲雨先生。松柏之姿。今猶蔚然。僕輩尚保餘喘。固所謂賊矣耳。

詩文要單刀直入。最忌綿密周緻。綿密則神爲迫拘。踈



則天真爛熳。

樵周法訓曰。一產二子。以後生者爲兄。言其先胎也。愚謂此野人鑿語耳。君子不測暗。安知胎之先後也。今倭俗以後生爲兄。宜以此說改之。

明張淮侗儻多才。一日過富人家。賞牡丹。主人以中峰百梅韻。請淮賦牡丹。淮應聲卽成五十首。引杯一醉。日未昃。百首皆成。仍繼以回文一首。可謂古今奇才矣。然是亦有法。非甚難事。人苟有天才。且善記者。先期一歲半歲。貯藏文料數百斛於胸臆中。其佳對好

字。大槩備成句體。而后臨場觸題。七縱八橫。毫飛詞湧。頃刻滿紙。傍觀者咄咄咨嗟。以爲天授。蓋天地間事物雖多。分記題目。觸類長之。莫不可應者。况若牡丹一題。他日廣構而遠應。豈爲難乎。若其才思鈍遲。記憶薄者。未足論。

名山記曰。安慶府西風洞。在太湖縣北。兩石壁立。穴口濶五尺。入內漸狹。風從上出。艸木不生。每六七月間。環縣數里無蚊。此間無蚊處。在在而在。江都赤坂傳馬巷。我紀水門惟巷。皆少蚊。想大抵通西風處。往往

惟恐誤字







榮辱也。嗟乎古之逸民，若巢許夷齊者，可謂高於神龍一等矣。

夏禹時。天雨金。又雨稻。周成王時。咸陽雨金。王莽時。未央宮中。雨五銖錢。至地悉為龜兒。漢世。翁仲儒家人。家貧居渭川。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。漢惠帝二年。宮中雨黃金黑錫。呂后三年。秦中雨粟。漢宣帝時。江淮饑。天雨穀三日。秦魏地奏亡穀二十頃。漢武帝時。廣陽縣雨麥。周時。咸陽雨錢。終日而絕。漢成帝末年。鄴宮中雨一蒼鹿。殺而食之。其味甚美。魏武帝末年。鄴

中雨五色石。吳桓王時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。富者則不雨。魏時。河間王子元家。雨中有小兒八九枚。墮於庭前。長六七寸云云。魏世。河間雨棗。按凡古今所傳。此類太多。不可枚舉。其事甚奇異。但其可辨可知者。君子論之可也。若夫可疑不可測者。不可必辨也。其不可測。謂之神。若可測。豈神云哉。若欲強而辨之。混沌其死矣。續博物志云。藕生應月。閏月益一節。按人知鳳尾閏歲生十三。而不知藕益節也。蜻笑偶言曰。取涼於筵。不若清風之徐來也。然無風則



箠不可缺。激水於棹。不若甘雨之昔降也。然無雨則  
棹不可廢。是故三王不興。不可無五伯之功。二典不  
作。不可無兩漢之制。按至哉斯言也。孟子當戰國無  
三王之日。欲強斥霸。宋儒當弱宋無三王之秋。欲勉  
播道學。是豈異乎使止炎天揮扇者。謂汝何不待清  
風之吹。休旱魃枯棹者。謂汝何不待甘雨之沛然哉。  
嗟亦迂矣哉。

又云。軒轅崩葬著於本紀。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。留侯  
卒。謚見於世家。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。王子晉十七  
歿亡。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。淮南王安謀逆自剄。而  
世有鷄犬同升之說。漢武曰。天下豈有仙人。盡妖妄  
耳。按漢武之言固然。而後世亦有王母下降之說。言  
好仙之主。必稱秦皇漢武。豈非妖妄之易惑乎哉。且  
夫天下之事。虛妄居半。人以妄傳之。我以妄聽之。與  
一場觀劇無異。則可也。人以妄傳之。我以實聽之。至  
愚甚矣。東坡好人之譚恠。人以其妄辭之。輒曰。子姑  
言之。吾姑以妄聽。

沈攸之嘗云。蚤知窮達有命。恨不十年讀書。瑜謂蚤知



窮達有命。恨六十年苦讀書。客皆點頭矣。

李瀕湖曰。蘿蔔生則升氣。熟則降氣。予始不信之。謂一菜根何有升降之異。客曰。余前日生食蘿蔔。辛辣甚快。遂盡三根。過一時乃眩暈起。若坐舟車。然未知何所以。後一月復食之。眩暈如前日。因悟蘿蔔之毒。乃噉生姜一塊。乃解。因知瀕湖之說有據矣。古人之言。不苟者可知已。

管輅曰。善言易者。不言易也。何晏聞而嘆曰。要言不煩也。予因而轉之曰。善忘利者。不存利也。存利者。未能忘利者也。予嘗在衆坐。見一客。衆談古人云。濁富清貧。固知清貧可賞。濁富可賤也。客咲而曰。吾則不然。寧與清而貧。不如雖濁富也。後知其客清介樂貧者也。蓋其情既與貧富相忘。向之言。且就人情而戲言。以資譚咲耳。若使之未能忘情於貧富。欲必與衆雷同。如斯則何味之有。嗚呼。客也。出於圈中。而遊圈中者也。故曰。善忘利者。不存利也。友人有聞之而難者。曰。若一客之言。有味固然。吾恐俗者。不得其趣。以謂其人實左祖濁富。豈不亦可耻乎。予曰。子固未能忘



名。若一客者。併利與名忘之矣。

予語客曰。聞舟子晴雨之占。曰。東風與西風爭。其爭之間。猶未雨也。西風勝則晴。東風勝則雨。其雨中猶有西風時時來雜而爭。終得勝之則晴矣。客聞之。乃有省焉。曰。人情初邪念與正念相爭。正念多輸。而邪念獲贏。於是惡事成矣。其作惡中。正念復時時來雜。若得克之。則善行行焉。猶雨止而後晴矣。雖然。邪念必能輸。正念多不得勝。是以終陷其惡。猶久雨難晴也。故猛省之士。方其初也。非用力而克得。則奈其已酣何。是亦慎獨克己中之一法也。

輸上志不

客可疑

予嘗學泐。其人教而曰。學泐先須學沒。能得沒。則不畏沒。故善泐。又嘗學御。其人教而曰。學御者。先須學其墜。能知墜。則不畏墜。故善御。予從其教。二事思皆過半矣。因思古人言。謂謀成其事。先須慮其客。予謂學道亦然。

武林吳伯霖有卻病十法。內云。造物勞我以生。遇疾稍間。反生慶幸。又云。宿業現前。不可逃避。歡喜領受。予嘗多病。又多業。因每以此法消遣。沈痾霍然。煩腦永



換矣。

蓋以天地之間。有同則有異。有異則有同。異同者萬物之常情。始不足以爲恠也。世人不通其理。見異而驚惑。見同而疑恠。何其愚也。今茲舉物之異者同者數條。以破世人之疑惑云爾。萬木皆花而實則同。惟映日果無花而實。木芙蓉千瓣者。及木犀有花而無實。異也。凡松樹皆凌冬有葉。惟落葉松。霜後葉落。出駿州信州。人物會合。而後孕則同。惟山海經大荒之中。有思幽之國。思士不妻。思女不夫。註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。無配合而生子。異也。是人中無花果也。

天下古今人之姓名。各有所別也。然漢有二杜度及二王商。二王霸。唐宋有二張齊賢。二李綱。姓名同者數人。我藩比天下之大。百分一耳。而同姓名者。予識數人。如天下。不知其幾同名之人。

人好奇是一病。蓋奇者正之反。恒之變。聖人之道。尚正守恒。故曰中庸。又曰。無恒不可以爲巫醫。是正正之旗。堂堂之陣。不可以議者也。今試論之。盜逐之擒之。正也。常也。若夫爲之遺錢造橋。真奇行也。而有機變。



之士。弄其奇則我奇爲彼揶揄。奇不可以爲訓如此也。然正也。恒也。行之無趣。苟奇則有趣。無趣人不好。有趣人所好。非常出俗之人。尤能好趣。若俗人則不知有趣。故惟沈溺名利。不知奇趣有味。故雖好奇者一病。非奇則人自無味。爲士者其奇亦不可闕者也。我同僚木鳳梧先生江州人。居常雖三冬不近火。昔在宋慶曆中。有張九哥者。雖凍雪亦單衣。有伎術善知人壽。先生亦恐斯人之儔歟。

上及字作虎。

客曰。久旱久雨。天時偶然爾。雅雖神佛。莫如之何。今旱而雩。霖而祈。其得雨得晴。亦時及之耳。以是叩請神佛。神佛亦煩哉。然聖人亦嘗使民祈之。又嘗自祈。蓋神道冥冥。不可計知。姑爲之。以爲社稷民人。盡其心焉耳矣。其實雖天地不能奈之何耳。

莊子曰。子非魚。安知魚之樂乎。蓋魚之與人。其形旣異。其情亦不同。人奚能知禽魚之心乎。是惟說其所見耳。今見養禽魚者。必隨其性。各盡其養焉。無不至也。我原非禽魚。其誰從而知其所性也。莊子之言。不可謂至矣。



詩之變乎時舊矣。三代兩漢之詩。出乎性情。關於時事。其極至于動感。及乎六朝。詩變作才華之器。甚成遊宴嬉淫之具。隋陳遂以之亡其國矣。暨于唐。以詩取士。詩竟為釣名求榮之資。至此詩道似盛。而其實詩半於滅焉。宋元道學之起。以詩為餘事。而江湖間。縉素相競。以工巧相高。詩漸入于戲玩。至明朝士大夫。大尚風流。天下以詩名。樹黨結社。貪多誇鉅。布衣隱逸。以是高于一世。傲于王侯。嗚呼。詩道遂與琴碁書畫。併成戲具矣。是固雖世代之勢。與時運移易者。不

其戲云云  
句恐有誤

得不然。不亦可悲乎。今古說詩者。高談三百。必徵動感。或以閔時傷世。或關乎世教。嗚呼。老生常談。腐亦甚矣。某一生作詩。都以為戲耳。若夫格律嚴密。聲音和調。何責之於詩道。人非所以責僕之戲言也。其戲其戲言也。如常談腐語。不可玩也。惟夫體制之新奇者。語意之可談賞。徃徃沿襲以呈奇。或自標異以樂志。若以之為好奇立異者。非予之志云。

舊年有一舍大破壞。主者屢請繕葺。不暇修。工雖衆。歷年不能用。舍終廢矣。或曰。冥府地獄。萬古不



廢亦不聞有鏡匠。以磨淨玻璃。有夫役以修築三途河堤。而鏡亦不聞。河堤亦不壞崩。豈亦閻羅治道。別有經濟之術乎。時名井翁在坐。曰。閻羅豈有他術乎。若夫冥府人至其土者。各以其罪。自造其場。其罪可焚煮者。釜鑊自具。而罪人往而投之。其罪可陷溺者。血沼自穿。罪人自往而入之。其金科玉條。與閻羅冥官等。惟坐而治耳。吾未至冥府。而以現世推之。其理當然。吾嘗浴熊峰溫泉。其欲浴溫湯者。就河流穿其沙石。欲坐而浴。欲卧而浴。各隨其欲而穿之。大小廣狹。皆從之。所欲溫者。卽就其所湧而浴。欲涼者。通河水而半之。皆從吾所欲耳。吾以是卽知冥府亦然。予聞之有感。此言暗與佛說合云。

人事有形有象。實也。夢者無形而有象。虛也。然夢出於想。無想則無夢。往者之所相交。所視聽。晝日之所見聞。所相交。寐尚想。想而夢。想極而轉。又極而入神。初自妄而入。後自入於神。於是有奇夢。有應夢。有瑞夢。皆一想相轉。出入自然。俗人不悟。以爲有神物告之。有靈鬼報之。惑矣。今山水衆物有形。真也。画者無形。



甘雨亭叢書

卷上

二十九

假也。然画也。亦出於想也。想極而逼真。真極而入奇。所謂奪造化入神妙者。皆想之極也。然夢也多奇。夢画也。少奇。画者有形與無形之異耳。

阮嗣宗詠懷云。丘墓蔽山岡。萬代同一時。千秋萬歲後。榮名安所之。按達哉言也。高矣立志。固可謂達者也。己。

吾友雨芳洲橘窓茶話。元亨利貞解。及三平二滿說。甚奇。但其所謂學而至于擅名域內。纔當齊國人百分之一。不則自齊國人視之。與夫不識一丁者相等爾。芳洲篤實君子。然予於斯語也。憮然矣。

京師客池無名云。觸雷而病者。若灌藥以水即死。灌以酒皆活。往年京師一日雷震數十處。人多觸之而病。試之皆然。

曹子建詩。一首十餘句。內曰。飛蓋丹轂。輕車三疊車轂字。又好鳥啼高枝。既是夜宴。用畫景。蘭亭疊用絲竹管絃。王維大明宮多用衣冠之字。太宗曰。菊散一叢金。漢武秋雁日歸。唐韋莊焦岷閣詩。今朝夜過焦岷閣。始信星河在馬前。日朝日夜。又寄江南逐客曰。記



得竹齋風雨夜對床孤枕話江南。曰對曰孤。可見古  
人詩不拘區區文字之末。畫亦然。吳道子畫仲由載  
木劍。閻令公畫昭君著幃帽。王維雪中芭蕉。天趣已  
到。不拘形迹。然併是名人。興到筆隨。未必指以爲病。  
若夫後世末學。鹵莽滅裂。便信筆不知忌。是亦東施  
之效顰。不可不戒也。

湘雲瓚語卷之上終


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

011888006135